

任海杰·著

经典音乐如是说

Jing Dian Yinyue Rushi Shuo

卡拉扬的心事
伯恩斯坦的痛苦

永远的莫扎特

指挥大师的魅力

莫扎特创作之谜

巴赫，还是巴赫

帕瓦罗蒂坐唱告别

听布鲁克纳要有特定心境

歌剧女皇卡拉斯
谁是卡拉斯的继承人

漫谈唱片的收藏和欣赏之乐趣



J605.1-53
R472



郑州大学 *04010795552 *

经典音乐如是说

Jing Dian Yinyue Rushi Thuo

任海杰 · 著



J605.1-53

R472

文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典音乐如是说 / 任海杰著 . -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496-0161-5

I . ①经... II . ①任... III . ①音乐评论－文集 IV . ①J6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5130 号



郑州大学 *04010795552 *

经典音乐如是说

作 者 / 任海杰

责任编辑 / 朱耀华

特约编辑 / 甫跃辉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港东印刷厂

版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60 千

印 张 / 8.25

印 数 / 1-4100

书 号 / ISBN 978-7-5496-0161-5

定 价 / 26.00 元

序言

王健

很惭愧，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看科幻片。基本上每次看完每次骂。下次新的再看。屡教不改。记得有一个情节（太烂了，片名剧情忘得一干二净），主人公在某处找到了一条河，当然不是水，滚滚长流，流的是所有离开了的人们的情感和他们的灵魂。就像音乐。

我很少听音乐。专业需要。大厨子每天吃得饱饱的，做不好菜。但听到情感时候的震动，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的。作曲家们很伟大，演奏家们很伟大。你被他们的音乐触动时，他们会变得和你一样普通，你会变得和他们一样伟大，都是人。音乐的动人之处就在这里。在那一刹那，我们的灵魂不孤独。

我是海杰的知音，他的话我听得懂，经常还被他的话感动。他说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人接触音乐，热爱音乐，使他们的生活更美好。他自信有发言权，因为他前半生几乎与音乐“无缘”，他后来爱上音乐并走上乐评的道路，纯粹是“专业的业余”。这里，我想为业余说几句。专业之余所爱的，难道不好吗？我们个个爱自己的专业？不见得。每个音乐家都知道音乐是干什么的？不见得。

从狭隘的角度来说，海杰不是音乐专业人士，但从艺术的广义来看，他非常内行，因为他的一生都在追求艺术中的

感染。从书法到文学，从民歌到流行音乐，最后到了古典音乐。他的功底非常深。比许多靠音乐吃饭的要深。其实他现在也很专业了，在被音乐感动后，他把狭隘的但也必不可少的专业知识也补得差不多了。但他的艺术功底，特别是他的与生俱来的艺术敏感和对音乐的热爱，是他最大的发言权。

被音乐感动了，想想为什么，总结一下。我拉琴也这么搞。海杰被音乐感动后，倒着摸路，探索。这个方法好，因为无论如何，最重要的目的地是不变的，因为他是从目的地启程的。我们缺这个，经常研究研究，专业专业，到后来，目的地没了。

我也希望音乐学生也看看这书。海杰是我们音乐人的知音。音乐是精神的探索，是人性的总结，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灵魂的结晶。我们搞音乐的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作者系国际乐坛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

目录

序言 / 王健 1

那乐、那人、那事

卡拉扬的心事 3

伯恩斯坦的痛苦 7

汤沐海谈卡拉扬和伯恩斯坦 12

指挥大师的魅力 14

黑色幽默 19

著名的未知人 23

阿巴多的“复活” 26

“如果我只是作曲，可能就给毁灭了” 29

永远的天堂 36

巴赫，还是巴赫 39

另类的古尔德正宗的巴赫 42

永远的莫扎特 44

莫扎特创作之谜 46

杨柳岸，晓风残月 50

听布鲁克纳要有特定心境 52

是马勒的“整个世界”，还是西贝柳斯的“绝对音乐” 55

- 不按常理出牌的“肖九” ____58
王健谈音乐 ____63
音乐，更是时间的艺术 ____68
唱起来 ____70
身剑合一 ____72
音乐也可以这样表达的 ____74
“魏玛实验”和“丝路计划” ____75
献给一个人的音乐会 ____78
古典并不遥远 ____80
独自鼓掌 ____82
当夜幕降临后 ____84
为什么如此迷恋音乐 ____86
漫谈唱片的收藏和欣赏之乐趣 ____88

音乐中的“美味大餐”

- 为什么要欣赏歌剧 ____95
帕瓦罗蒂坐唱告别 ____101
做了一回多明戈的粉丝 ____103
卡雷拉斯的狂欢之夜 ____107
“三高”就是这样诞生的 ____111
“三高”以后的男高音 ____114
歌剧女皇卡拉斯 ____127
谁是卡拉斯的继承人 ____130
热版《茶花女》，颠覆与创新 ____138
歌剧导演中的新瓶装旧酒 ____143

歌剧舞台上的难忘时刻	146
歌剧表演中的疯狂场面	150
歌剧中的谢幕	153
美声是一门科学	156
天才的光芒喷薄而出	159
“我宁肯舍弃一切，也要保住《诺尔玛》！”	161
为爱疯狂——唐尼采第的三大悲剧	170
“简话”瓦格纳	182
一首深情渴望的爱之歌	186
“写歌剧！记住，只写歌剧！”	190
《图兰朵》的三个续	195
破釜沉舟的《玛依·莱斯科》	200
“纯金”之作《波西米亚人》	204
风华绝代	208
惊心动魄《托斯卡》	213
一对“双生子”，“丑角”与“骑士”	216
是爱情，还是性之诱惑	221
一上场就“光荣”了	227
一曲难忘	230
《雷雨》的尝试与突破	234
由《赌命》想到的	237
再看《赌命》	241
一言难尽《秦始皇》	244
《西施》与《楚霸王》	251
后记	255

那乐、那人、那事

6.1.0J.0J|909|9.9|9.9|

卡拉扬的心事

在指挥界，富特文格勒和卡拉扬一直是个话题。对卡拉扬，我们已经相当熟悉，自从他被奉为指挥界的“皇帝”后，可以说在他去世前的几十年，他在世界乐坛是独步天下，无人可敌。而于1954年去世的富特文格勒，因为离我们比较远，年轻一代的乐迷也许印象已不太深。其实，富特文格勒在指挥界的影响力日久弥新，他的无可效法的指挥风格和魅力至今让人津津乐道，心驰神往。我曾听旅德指挥家傅人长先生说，在德国老一辈的乐迷中，富特文格勒永远是他们心中的神，多少年过去了，但回忆起当年听富特文格勒现场音乐会的感受时，这些老乐迷依然会情不自禁，犹如曾经的朝圣一般。有的甚至说，听了富特文格勒，你还要听谁？

富特文格勒和卡拉扬在他们各自的指挥生涯中，有几个颇为耐人寻味的“巧合”：一是都曾长期执掌过世界顶尖的柏林爱乐乐团，并且都是终身指挥；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人都与希特勒的纳粹帝国有过牵连，富特文格勒为此还吃了几年官司，虽然最后被证明无罪释放，但对他的身心打击一定是很大的。我有时想，如果富特文格勒再执掌柏林爱乐乐团十年（以他的年龄和原先的健康状况是有可能的），卡拉扬的后半身会怎么样呢？

其实，还在富特文格勒声名最隆的时候，关于他未来接

班人的事宜就在幕后展开了，这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在纳粹当政时，一是在纳粹倒台后。不知为何，富特文格勒对卡拉扬这位后生从来就没有过好感，他反对自己今后的继承人是卡拉扬。是怕卡拉扬超越自己？还是对卡拉扬的为人看不惯？从有关的资料看，似乎两者兼而有之。然而，当富特文格勒一旦撒手西去，一切就由不得他了，卡拉扬在击败了竞争对手切利比达克后，终于顺利登上了柏林爱乐乐团统帅这一令多少人羡慕的宝座，从而开始了他称霸乐坛的历程。

卡拉扬的傲气一向为世人所知，尤其是当他成为指挥界的“皇帝”后，他的地位和声誉甚至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的元首，所到之处，前呼后拥，众星托月。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和传闻可以编几大本书。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卡拉扬无论在什么场合，似乎从来不提富特文格勒。当然，也许没人敢当面问他。于是，在卡拉扬时代，卡拉扬就是唯一，就是第一。

就这样，卡拉扬在指挥界当了几十年的“皇帝”，皇帝自然是万人之上无人之下的。我们在看卡拉扬晚年的演出和生平录像时，他的那种威严和不可一世的神态，真让人有点“不寒而栗”。卡拉扬似乎真的已经成为神了。

某天，我看到电视台播放一部卡拉扬在萨尔斯堡音乐节的纪录片。尽管卡拉扬此时已经老迈，走路也有些颤颤巍巍了，有时上指挥台时还要有人搀扶，但他的凌然霸气毋容置疑地依然是萨尔斯堡音乐节的中心。那天演奏完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后，卡拉扬像往常一样到后台接受朋友熟人的祝贺，照例是千篇一律的赞语和恭维：“很成功！很好！”“太精彩了！”……守候在旁的那位红衣夫人（因她经常穿一

身红色的服饰)此时也迎上前去,拥抱住卡拉扬,在他耳边亲语道:“太好了,很好。”面对如此温馨的场面,我怎么也没料到,卡拉扬竟然喃喃自语地脱口而出:“富特文格勒又要不满意了。”

说实话,尽管卡拉扬在指挥艺术上是公认的大师,但对他的为人和作风却一直有种种的议论。人们称他为指挥界的“皇帝”,除了肯定他出类拔萃的指挥艺术外,其实也隐约道出对其专横霸道的不满。现在,“皇帝”无意中泄漏出了几十年中耿耿于怀的心事,而且是这样的直白和孩子气,真让人心头为之一热!原来“皇帝”也是一个平常人,也有平常人的七情六欲,也有平常人的软弱处。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卡拉扬!

仔细想想,颇可玩味。卡拉扬既然被称为指挥界的“皇帝”,那么,皇帝自然就要有皇帝的架势和气派,但卡拉扬是深知富特文格勒分量的,这从他早年的艺术追求中就可以看出。众所周知,现代指挥艺术一般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托斯卡尼尼为代表的强调客观真实的演绎,一派是以富特文格勒为代表的注重主观即兴的表达。而卡拉扬是更倾向于前者的,他早年为了能有机会接近托斯卡尼尼,曾骑车几十里,到剧院的幕后“偷窥”托斯卡尼尼的排练。在他晚年几次录制贝多芬的交响曲全集时,虽然他竭力想熔托斯卡尼尼与富特文格勒的长处于一体,但他在指挥上益已形成的精致样板的风格对此显然是无能为力的。而多少年来的事实也证明,能仿效富特文格勒指挥艺术的指挥家是少之又少的,因为有形可描,无形难循,富特文格勒即兴的浪漫主义风格是“无形”的,并不是能刻意学到的。所以,虽然卡拉扬已达到自己指挥事业的顶峰,但他知道还有一座高峰自己永远是无法逾越的,

而创造这座高峰的对手虽然已离开了几十年，但他的影响力却是无时不在的，这就成了卡拉扬这位“皇帝”的心事。（非常巧的是，富特文格勒在萨尔斯堡音乐节上也指挥演出过莫扎特的《唐璜》，并有录像存世。）在卡拉扬的内心深处，他始终摆脱不了富特文格勒的“阴影”和压力，始终感觉到有一双眼睛一直在注视着自己，如芒在背。所以，他才会在最得意的时候，依然念念不忘这一位特殊的前辈和对手，才会如此脱口而出压抑了自己几十年的心事。

这也许是卡拉扬晚年留下的一句最让人感慨的“遗言”。真要感谢这部纪录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卡拉扬。而今，卡拉扬与富特文格勒一样，也已驾鹤西去。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恩怨，一切的是非，都已烟消云散，成为昨日的往事。

伯恩斯坦的痛苦

不知道，这样的镜头是如何拍摄到的：一代指挥大师伯恩斯坦痛苦地趴在工作台上，头发凌乱。他的右手无力地向前伸着，手中的笔似刚从他指间脱落，笔尖的墨汁滴在尚未写完的、几经涂划过的乐谱上……

长久以来，英姿勃发、潇洒倜傥的伯恩斯坦是以指挥家的盛名和荣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他那极富个性的指挥风格和风度，倾倒了无数的乐迷。然而，如果我们追溯一下伯恩斯坦的成长经历，他最早的抱负其实是当一位作曲家。1918年，伯恩斯坦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早年曾求学于哈佛大学、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多位音乐名师学习作曲，还随著名指挥大师弗里茨·赖纳学习指挥。不过，他当时的主要志向还是作曲，写出了一系列出手不凡的作品，如：《第一交响曲（耶利米）》（1942年）、《第二交响曲（焦虑的年代）》（1947—1948年）、《小夜曲》（1954年）、《自由的想象》（1943年）、《康迪德》（1956年）、《一个寂静的地方》（1951年）、《西区故事》（1957年）、《在小镇上》（1944年），等等。

一时间，伯恩斯坦创作的作品犹如一阵清新之风吹拂美洲大陆，人们发现一位新的作曲大师已崭露曙光。就在伯恩斯坦创作丰收的同时，具备多方面音乐才华的他（钢琴也弹得很好）又逐步涉足指挥领域。他先是到波士顿坦格伍德的

音乐培训中心学校当著名指挥大师库谢维茨基的学生，深得库氏的赏识，两年后成为其助手。后来，他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被当时担任纽约爱乐乐团常任指挥的罗津斯基发现，推荐他担任这个著名乐团的助理指挥，成为受聘于纽约爱乐乐团的第一位美国出生的指挥家。在1943年的一场重要的音乐会上，年仅25岁的伯恩斯坦代替因病不能上场的布鲁诺·瓦尔特出场指挥，其出色的临场发挥引起轰动，获得极大成功。

伯恩斯坦由此成为乐坛上的两栖明星。1945至1948年，伯恩斯坦以常任指挥家的身份担任了纽约市立交响乐团的指挥，1946年在布拉格国际音乐节中任客席指挥，1951年起他又在坦格伍德音乐学校担任指挥教授，而到了1958年，决定伯恩斯坦成为一流指挥家的时刻终于到来，因为就是在这一年，伯恩斯坦接过了米特罗普洛斯的指挥棒，成为纽约爱乐乐团常任指挥。在以后的岁月中，伯恩斯坦几乎成了纽约爱乐乐团的名片。

应该说，伯恩斯坦在指挥上成名的速度和亮度更甚于他在作曲上的成就，但在内心深处，他一直耿耿于怀的还是作曲。就在他指挥上一路顺风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这会影响到自己的创作，但指挥家的光环、社会名流的待遇、剧场内如潮的掌声和喝彩，让生性外向的伯恩斯坦始终放不下手中的指挥棒。据他的家人回忆，在上任纽约爱乐乐团常任指挥前，伯恩斯坦的心中曾有过犹豫和冲突，他既为这来之不易的殊荣自豪和陶醉，又明白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作一下统计，就会发现，奠定伯恩斯坦作为一个作曲家基础和声望的几乎都是他在1958年前创作的作品，尽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伯恩斯坦仍断断续

续写过些作品，如：《第三交响曲（迦底什）》（1961—1963年）、《奇切斯特诗篇》（1965年）、《弥撒曲》（1970—1971年）等，但其创作的速度、力度及数量，已远不能与1958年前相比。1958年成了伯恩斯坦的分水岭：他迎来了指挥生涯上的高峰，却开始了创作生涯上的衰退。

在执棒纽约爱乐乐团的岁月里，创作的欲望无时不在“蠢蠢欲动”，撞击和折磨着伯恩斯坦，因此每逢休假，伯恩斯坦总要找一段时间把自己关在屋内进行作曲。他竭力想找回以前的活力和灵感，他要激活和实现年轻时的梦想与抱负，然而流水无情花开无意，除了偶尔闪显的灵光外，更多的是被深深的失望与苦恼所淹没，乐思的枯竭像幽灵一样驱之不散，于是本文开头的一幕便时时出现了……

一个在众人面前如明星般光彩熠熠的大指挥家，独自一人时却会有如此寂寞和痛苦的情景，真让人作何感想？一个人如果把某件事作为一种人生理想，那就要么实现它，要么就是一辈子的隐痛。

我们知道，伯恩斯坦在指挥上有两个亮点：一是他在诠释马勒音乐上是个特殊的权威；二是他的指挥风格特别激情洋溢，肢体幅度有时近似夸张。对这两点，我们以前没怎么琢磨，其实，如果仔细想想，会对伯恩斯坦有更深层的理解。

伯恩斯坦对马勒的情有独钟，除了他们同是犹太人外，俩人还都是指挥家兼作曲家。马勒在世时，他的指挥声望是超过作曲声望的。他首先是个指挥家，然后才是一个作曲家。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还在纪念马勒，是因为我们首先把马勒视为一位伟大的作曲家，而他的指挥艺术我